

■有此一说

大宋第一多情才子柳永 冷落美艳娇妻？

爱情，一定要秀，才看得见，才让人赞叹，尤其是名流的爱情。在现代社会，用综艺节目来秀，用走红地毯来秀；没有现代化传播手段的社会，用诗歌来秀，用词曲来秀。

柳相公——柳永的本意未必必要秀，但他的《雨霖铃 寒蝉凄切》却让这场离别版本的爱情秀上千年，此次爱情离别秀发生在宋真宗咸平六年，即公元1003年，距我写稿的年份恰好1009年，恰好也是清秋。

良辰好景虚设

天气在作秀，一场暴雨刚歇，“骤雨初歇”，凉意渗透到自然界的动物，因此寒蝉也在作秀，它为了离别的人儿，凄切地吟唱，“寒蝉凄切”。

场地也被安排来作秀：古路长亭，这道布景，被及时地搬上了离别的舞台，布景师还给用来伐别的长亭，笼罩上一层暮色，“对长亭晚”。

交通工具也在作秀，大宋汴梁城外港口码头的“兰舟”，却在留恋的气氛中催促人出发，越是催促，越是不舍，“留恋处，兰舟催发”。好，天地都在为你们的离别作秀，作秀的人儿，快快出来吧。

离别的痴男怨女登场作秀了，怎么做呢？手拉着手，眼对着眼，手里握着的是当下的体热，眼里饱含的是未来的离情，亲，说点什么吗？最好的作秀就是不说，而且还要喉头哽塞，欲说还休，效果最佳，于是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。这真的有点像以明星夫妻为主角的综艺节目里的恩爱秀，感动秀：执手，泪眼，无语，拥抱，抽泣……只不过柳永的离别秀引爆了千年的泪点，而明星夫妻秀只能引爆当晚黄金时间的泪点而已。

说到这里，要插入一点典故，从教材到词典，都说这是柳相公与女朋友离别时的写照，但是我最近读到薛瑞生《乐章集校注》，此书有一个观点：这是柳相公与柳娘子的一次暂别。分别的女主角不是青楼美眉，却正是明媒正娶的柳夫人。看看人家的考证，还是有些道理的。

从离别之地来分析此次离别秀。地点是在大宋都城汴梁城外的码头，时间是1003年清秋。离别的男主人公——柳永，虽说是福建人，出生在山东济宁，却是在汴梁城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，进入自己的婚姻时代。

1001年左右，柳永在汴州娶妻，婚后大约第三年，前往杭州，此时的柳永，不过十七岁，还未成年呢，在情场估计羽翼尚未丰满，纯心尚未变成花心，此时前来送别的，应该是家中原配：柳娘子。

瞧瞧这小夫妻离别，才多大点的事，有点文化就不同，驱策眼前的清秋暮色作秀还不够，还要驱策宽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域（即词中的“楚天”）来作秀，千里的烟波，沉沉的暮霭，都低低地垂下，和人一样凝噎，“念去去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”

不仅驱策广阔悠长的空间作秀，还要驱策未来的风景来作秀，把酒后醒来的风光用作离别的布景：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。

可以作秀的因素都使用完了，最后还要表决心：亲，在没有你的岁月里，所有良辰美景因为没有你，而形同虚设，种种风情因为没有你，我也懒得跟人去说，路边的野花我没心思采，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”

这是一次最成功的爱情离别秀，感动千年。然而，我们知道，名流的爱情秀之后，往往是分手危机的潜伏，柳永与柳夫人的爱情，在美丽动人的离别秀之后，是不是也有感情危机呢？

大宋词坛第一多情才子柳永

最让人传唱的爱情名章是《雨霖铃 寒蝉凄切》，千里烟波，晓风残月，与子执手，泪眼相看，何等情深。然而，这背后的不堪，却是常人所不知晓的。《雨霖铃 寒蝉凄切》或是夫妻暂时分手之作。



柳永的名篇《雨霖铃 寒蝉凄切》或是夫妻暂时分手之作？



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

柳永反省婚姻生活

还是顺着薛瑞生老师的思路去剖析柳永的爱情心理，要承认，这不是我个人的发现，我只是将学者的发现用文学的笔法去演绎。

柳永估计是在1001年结婚，妻子美艳且贤惠，后人的口水不能做证据，还是用柳永自己的话来证明吧。柳娘子很美，身材好：“宫腰纤细”，“如描似削身材”；很妩媚，“举措多媚”，“占得人间，千娇百媚”；冰雪聪明：“兰心蕙性”；体贴：新婚之夜，怕夫君应酬太累，不图自己快活，却先叫配偶休息，“与解罗裳……却道你但先睡”。

瞧柳才子把他的娇妻夸得跟什么似的，从善良的文艺大叔的角度出发，我宁愿相信柳才子的描绘是真实的，柳娘子人美，气质好，善解人意，至少，还找不出柳娘子长得不堪的反面证据。作为一个文艺青年，或者一个文艺大叔大婶，你一定要相信美好，如果不相信美

好，就没有文学，甚至没有世界，请各位谨记。

然而，无论是才子还是草根，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，婚姻似乎都有一个瓶颈期，这个时期是不是出现在婚后两三年，还不到七年之痒的阶段呢？

婚后两三年，柳永夫妻的感情出现裂缝了，还是用当事人的文字来说话吧。且说柳永与妻子分别，在前往杭州散心的途中，开始冷静地思考这些年来夫妻二人的感情经历和生活经历，他大有感慨，谱了一首新曲，名为《驻马听》，对这些经历做了简要的总结。

首先，他认为这三年的婚姻生活还是以恩爱为主调的：“二三年，如鱼似水相知”。幸福的日子总是雷同的，所以一笔带过。

接下来，便是婚姻生活的纠结：柳才子认为，问题出在老婆的性格上，柳太实在是大不好伺候了，尽管柳才子对老婆多爱多怜，百依百顺，“深怜多爱，无非尽意多随”，可是单方面的积极举动并未换来对方的积极互动，娘子十分任性，放纵性情，也实在太过了些，“恁性灵，忒煞些儿”，恁意使小性子，太甚了些。当然，为尊重女性，我在这里要声明一点，因为没有柳太方面的陈词，因此无法断定是不是因为她太任性造成婚姻感情危机。

最后，柳永相公对婚姻的走向，夫妻二人感情的发展，做了悲观的预测，他认为二人的感情而今“渐行渐远，渐觉虽悔难追”，感情的两条线越来越远，失去交集，心里后悔，却回不到过去的状态了，真所谓相爱容易，相处太难。就算日后回来重聚，也难以旧情复燃，二人再也回不到从前：“纵再会，只恐恩情，难似当时。”

最大的悲情是，想回到过去却回不去，感情没了就是没了，而且这和柳永的花心无关，当时的柳永似乎还不曾是青楼贵宾。

恋人分手，夫妻感情破裂，是无法量化的，你永远也弄不清楚爱情在什么时候掉链子了，你们彼此什么时候不相爱了。

心如发丝的柳相公也没能追查到这一细微的变化，他在南下途中写下《八六子》，细致地描摹了这种面对感情坏境，却无法诊断病因的无奈心态：“漫悔懊，此事何时坏了？”“什么时候‘坏了’？也许是一个眼神，也许只是一次生气，也许只是……坏了就是坏了，找不出病因，寻不到良方，这就是爱情。”

从柳永一路的反思，追悔和无奈，我们可以大胆地判断当初在汴梁渡头别离的缘由：小两口进入了感情和婚姻的瓶颈期，没有办法补救，那就先分手一段时间，等两人想清楚了再做决定。

柳娘子抑郁而亡

问题是所有世纪都共有的，但解决办法是不同的。在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时代，不能分居，不能友好分手，再各自找另外一半，那么，就让男方出去散心旅游，女方这里，却只能憋在家里。却憋出病来，等柳永散心三年归来，柳太已病重，撒手而去。

想象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孟秋之暮，一对仍然相爱，却无法相处的夫妻，约好暂时友好分开，用时间和空间去解决问题，期盼爱能重来，结局却是“暮霭沉沉，良辰美景虚设”，那种无奈，岂止是分手不舍而已，里面因为爱情组织的坏死而无奈，期盼复活的心情，我们能解得懂吗？

（据《广州日报》文/刘黎平）

■史海钩沉

清世宗雍正 推行“普通话”



雍正像

1728年，清世宗雍正设立“正音书馆”，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。他下令福建、广东两省推行汉民族共同语（旧称“官话”），并规定“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”。意思是，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，不会说官话，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

一个把满语视为国语和民族标志的满族皇帝，却破天荒地下了了一道推行汉语普通话的上谕，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

上谕颁布后，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，教授官话，凡是走读书、考试、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。甚至一度规定，不会讲官话的童生，不得考取秀才。

雍正帝的“推普”上谕不可谓没有远见，“推普”措施似乎不可谓不力，然而收效甚微。据记载：“初时甚为认真，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，日久皆就颓废，至嘉庆、道光时，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，然亦改制科，广东则更无闻矣。”

“推普”上谕尽管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，但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和影响的。作为“推普”的首倡者，雍正帝为后来的张之洞等提出“官音统一天下语言”的思想和举措奠定了基础。

1902年，张之洞、张百熙等为清廷制定《学务纲要》指出：“中国民间各操土音，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，办事动多公式格，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，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，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官话一门。其练习官话，各学堂皆以用《圣谕广训直解》一书为准。”

显然，张之洞等人的“推普”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雍正帝“推普”上谕的精髓，并加以发展。1909年，清政府资政院开会，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“官话”正名为“国语”。

其中，雍正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必须得到肯定的。

（据《山西农民报》文/王文）

■史海溯源

“时髦”原来不时髦

“时髦”具有新颖别致、紧跟时尚的意思，也是衣着、思想、行为举止时尚、大胆、前卫的代名词。但在古代，“时髦”一词却没有如今的时髦之义。

“髻”是额前垂至眉毛的发式，也叫刘海，女孩子所特有。古时候，小孩剪完胎毛后，任由头发向两边生长，垂至双眉，叫做“两髻”。男孩留的是额上左右两角的胎发，称为“髻”；女孩留的是垂于额头中央的胎发，叫做“髻”。孩童时代所留的胎发统称为“留孩发”，以图吉利。有的女孩到了成年后，为了让发型更好看，依旧让额上的头发自然下垂，保持“留孩发”不变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“刘海”。

虽然小孩子的“髻”非常美丽，但“时髦”一词并不是从这里直接得出的，它是由马颈上又长又密的鬃毛引申而来的。

马身上的毛并没有什么出色奇特之处，但它颈上的鬃毛却是无与伦比，非常美丽的。所以人们才把社会上的才俊之士称为“时髦”。与之类似的词语还是“髻俊”、“髻士”、“髻秀”、“髻英”等等。这里的“髻”或者“时髦”都是杰出的才俊之义。

既然历朝历代的杰出之士称“髻”，那些风流雅士的时尚举止及衣着穿戴称为“时髦”就是很自然的事了。不过，“时髦”一词与现在的意义完全相同，是清末才开始出现。

（据《文史天地》）